

长治市非物质文化遗产

上党戏剧脸谱

编著 宋彦升

平顺县文化服务中心
平顺县人民文化馆



长治市非物质文化遗产

上党戏剧脸谱

编著 宋彦升



平顺县文化服务中心
平顺县人民文化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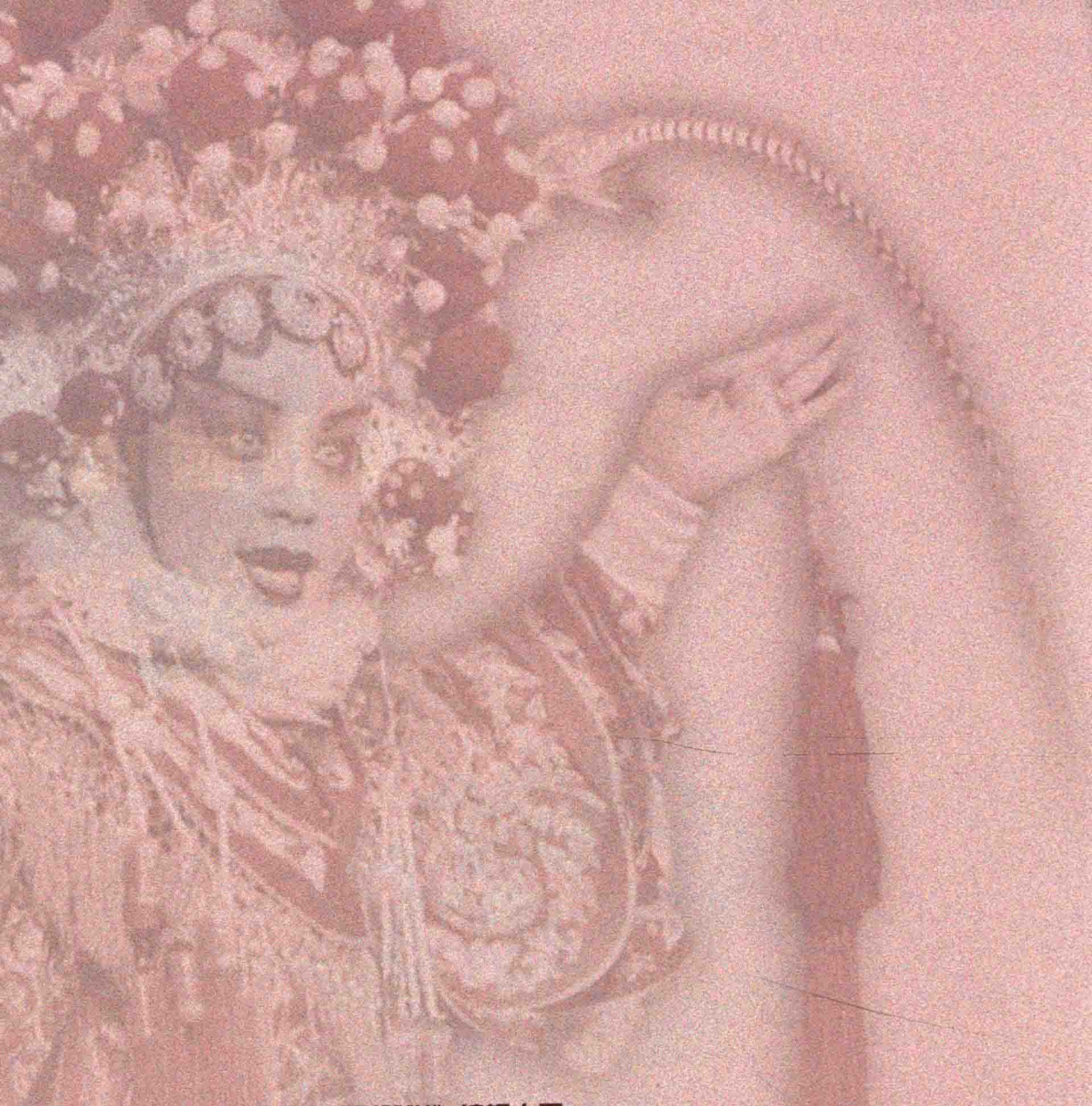
长治市非物质文化遗产

上党戏剧脸谱

编著 宋彦升



平顺县文化服务中心
平顺县人民文化馆



《上党戏剧脸谱》编辑人员

主 编 宋彦升
副主编 王旭明 张向平 魏 薇 宋丽娟 宋惠群
执行主编 宋惠群
编 辑 石建梅 牛玉环 张彦斌 曹艳丽 宇文万军
田彩玉 袁 婧

序

王旭明

应邀为宋彦升先生所著《上党戏剧脸谱》写序，是我作晚辈的荣幸。谨以此小文表示对宋老的敬仰及钦佩。

宋彦升先生可谓是平顺文化界的奇人。他多才多艺，早年从事戏剧行业，主攻演员、精于编导、善做舞美。他对上党戏剧的理解和建树，恐怕远远超过许多行内人士。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，在上党戏剧界，宋彦升的名字是极其熟悉的，他是时代剧《快马加鞭》的编剧，他的戏剧创作曾受到著名作家马烽的首肯。时至今日，他虽已至耄耋之年，但提及当年宋老先生，既得戏迷票友和普通上党戏剧爱好者的称道，又令内行心悦诚服。

宋先生从幼年起就嗜戏如命，十来岁就学戏、登台，在表演上博采众长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，大到上党地方戏剧剧目的整体架构、人物扮相，小到每本戏演员唱念做打的一字一腔、一招一式，都奇迹般地清晰保留在他的脑海里。在平顺，甚至上党文化界，特别是戏剧界的人，都视他为上党地方戏剧的一部活字典，凡有疑惑，向他请教，皆有所获。

1986年，宋先生从县文化馆馆长的岗位退休后，从来没有闲过，潜心专注于上党戏剧脸谱的研究和整理，只要听说那个地方唱戏，或骑自行车、或步行、或搭车，到邻县各村，到长治各个剧院，到本县各地，台下看，台上问，后台转，仔细看，回家后凭记性及时画。就这样，各类脸谱的图形，在他的笔下成形，各种人物个性随着脸谱鲜

活起来，称之为上党传统戏剧中的珍品毫不为过。

上党传统戏剧是在三晋大地得到大众喜爱的舞台表演艺术，其造型与人物装扮上的鲜明特点，也独具价值。人物装扮上脸部化妆是演员突出身份的主要标志，它是一种特殊的、夸张人物脸部的化妆手段。可以说，有戏剧就有化妆，无论那种戏剧都离不开化妆。

上党戏剧脸谱由来已久，是一代又一代艺人的艺术创造。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形成其完整的谱系，其中既有传承，也有变化，所谓传承，是因为一张张脸谱的造型都包含了前辈戏剧人对剧中人物的理解、人物造型、脸谱与服装、人物与人物之间、性格与色彩之间的相互配搭，体现出上党戏剧对人物塑造的美学思想；所谓变化，是因为同样的戏剧角色在不同场合、不同剧目中，脸谱有不同的设计。比如说《战宛城》中的曹操，脸上就用到粉红色的腮和蝙蝠图案，脸谱是画在人脸上的，而每个人的脸型都不相同，优秀的戏曲演员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画法的，才能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。因此，在上党戏剧发展的历史上，脸谱也有不同的风格与流派，不同的风格与流派造就了不断变化的脸谱艺术。

今天我们看到的宋彦升先生手绘的脸谱，可以深深体会到上党戏剧传承与发展的精神。宋先生根据他多年来上台演出及四方各地、台前幕后现场观察的经验，既记录下了上党戏剧脸谱的历史，又表达了他对上党戏剧脸谱的理解与认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 103 张脸谱，虽然是宋先生亲手绘制的，但也不是宋先生的发明创造，我们可以把这本上党戏剧脸谱，作



为宋先生根据记忆整理的一本上党传统戏剧脸谱写真。之所以要回忆整理这些脸谱，主要是让世人了解上党传统戏剧人物的鲜明个性，记住那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，同时脸谱艺术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流失，也不会因这一代艺人的消失而失传，我想，这才是他最为迫切的愿望，这才是他的初衷。通过这本《上党戏剧脸谱》，我们看到了上党传统戏剧人物的特色和精彩，更看到一位平顺文化前辈那种责任和担当、严谨与谦逊、执着和奉献。

在文化的道路上，宋先生一路前行，从少年到青年，从壮年到老年，始终手不停、脑不停。在县剧团的那些年里，他演、编、导、画，一人能顶几人用；在文化馆长的岗位上，他弘扬传统文化，挖掘地方文化，彰显历史文化，活跃群众文化，创办《平顺文化》（小报），坚守文化阵地，开展文化活动。退休后，年过六旬，又组织起了民间艺术演艺团体，打鼓板、吹唢呐、拉胡胡，参加县里比赛，行走乡间村落。直到2006年底，得了脑血栓，虽然身体行动不便了，可他作为文化战线老兵，一直在战斗，凭自己的记忆，靠自己不灵便的手，又回忆记录了15本传统剧目的剧本，实在令人尊敬和钦佩！就在这本《上党戏剧脸谱》出版之际，宋先生仍在校对那15本戏剧剧本。我到文化部门工作后，一直想写一篇赞美宋先生的稿子，一直没能静下心来写。感谢宋彦升先生及其儿子宋惠群给我这个机会，通过此文表达我对前辈的敬重、敬意、感动、感激。同时，我也将以前辈为范，尽心竭力做好本职工作，为平顺的文化事业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！

（作者系平顺县文化中心主任）

概 述

宋彦升

上党戏剧脸谱是上党戏剧中各种人物的化妆图谱，从其结构和形态来看，已经较为久远，颜色上保留最早的黑、白、红三色，遗存有元杂剧的风格，本次收录的皆是传统戏剧的谱式，称之为上党戏剧脸谱，2008 年被长治市政府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所收图谱是上党本土传统戏流传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化妆图谱，从其他剧种吸收而来的不在之内。

戏剧家张庚先生说：“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、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。从戏剧的角度来讲，它是性格化的；从美术的角度来看，它是图案式的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戏曲脸谱是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，逐渐形成，并以谱式的方法相对固定下来。”上党戏剧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，形成了鲜明的特点，有着人物生动形象的艺术感染力。

上党戏的脸谱运用黑白红三色，从颜料性质上分为油和水两种。油色光亮鲜艳，但颜色单一，不易同水色混合为渐变色。水色适宜润色，变化丰富，但缺乏亮度。从色彩上分，黑色有油色和水色，油黑是用烟煤黑（松枝、灯烟熏黑）调油而成，油一般用蓖麻油、麻油等。水黑是用墨块加水研磨而成，即是黑墨，称墨黑。油红是仁硃与油混合而成，仁硃是一种矿物颜料，属于汞色，含有一定有害物质，只能用作油调，不可水调。水红也称粉红，是朱红加水而成。水白是立德粉加水熬制而成，白色绝大多





数是水色，极少用油色，本套脸谱中只有朝官是油白。虽然只有三种颜色，上党艺人们却能运用各种技巧创造出一幅幅活生生的人物形象，实在令人敬佩，尽管当今从其他剧种吸收不少，但仍旧保留着古老的传统的三色也实属不易，这既是特点又是一种代表性，研究这种古谱式结构和经验技艺成为方向，从而丰富和发扬上党文化艺术有着更深远的意义。

上党戏剧起源很早，时上党武乡羯族人石勒开创的后赵其宫中上演有参军戏，延续到中唐更加成熟，并配以管弦；唐朝歌舞戏盛行，兰陵王破阵曲相当普遍，6岁的李隆基兄妹在武后面前上演此曲，武则天大加称赞，这仅是一种面具歌舞不足为戏剧，中唐时期的踏摇娘和弄参军更有代表性，具备了演员合歌舞代言故事的特征，踏摇娘中的“面正赤，状其醉；苏中郎鲍鼻；乃为假面以写其状”；唐代的参军戏中有两个角色，一个叫“参军”，扮做官，是被戏弄的对象；一个叫“苍鹘”，担当戏弄参军的角色。“参军”相当于净，“苍鹘”相当于丑。表演中以滑稽调笑为主。这两个角色都以粉涂面，是涂面化妆。唐时的化妆涂面技艺相当高超，任半塘在《唐戏弄》记述中有“银泥”，应是一种颜料。

戏剧的面部化妆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面具，一种是涂面，二者也无有必然联系且各有渊源，《唐戏弄》化妆一节谈到：

涂面更具有表情运用表演，一般面具，仅所以状威猛或奇特而已，能警人不能感人，与百戏之性质较接近，面具上也有表情，但一具之表情定于一，具如不易，情必无改。后世净之涂面太浓厚，致妨害面部作复杂之表情。若生旦于丑之装面，眉梢眼角，秋杀春生，各因其神色而异，则大有助于复杂之表情。目的在于有以

感人，与面具截然不同。唐人虽混同其名称，吾人当研析其体用。

对于面具与化妆之关系：

实之无论古今戏剧，为配合或脚色之需要，均是面具与化妆同时并用，从无纯粹面具而后演进至纯粹化妆之现象，兹从化装方面言之，生旦丑三色不分古今，均难带面具以演出。综合此等事例以观，唐戏内生、旦、净、丑，已色色配合剧情，各有其装面之术矣。

面具与化妆其从初并无必然联系，对于戏剧来说，面具和化妆并存时间也不短，我的理解是没有谁源于谁的，我进剧团后也演过戴面具的戏。

上党戏脸谱谱式名称上较为简单，大约是少有人专门分类研究，从脚色分大花脸、二花脸、三花脸，颜色上分黑脸、白脸、红脸，纹样上分正脸、斜脸，有个名称叫“三块瓦”的，但将其他剧种的“十字门”也包括其中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关键是这些脸谱中的纹样式样与其他剧种的不同是最主要之处，起源于何时无从查考，仅从遗存元杂剧破相脸的勾法也难以定格，区区三种色谱加以各式纹样和娴熟的艺术精湛的艺术表现力等等，并有上党竖眉纹、眼纹下弯等这些特点，显然又缺少系统的理论支撑，况且上党戏剧的脸谱运用于生旦净丑各个行当，诸如这些专业问题，我已无力，还望有识之士一一解开。

上党戏剧脸谱的润色较多：即黑白混合为灰色，红白混合为粉红色，黑红混合为棕紫色。在叫法上分：红脸、黑脸、白脸、二花脸、三花脸等。画法粗犷、笔法简练、泼洒点染，如国画的写意。上党脸谱剧中人物对演员脸型要求也高，方圆大小各有不





同，脸廓不够大的要剃头开脸，在整理成谱时，我尽量通过轮廓形状来体现，这也就是谱上的画面形状并不统一的原因所在，以求使用时起到演员选型的指导作用，上党传统脸谱中不对称的画法也较多，实际运用中的艺术处理方法也难以言表，比如，师傅会根据每个演员个体脸型、具体的面部表情肌肉构造来灵活运用图案分布和颜色搭配比例，这样演员在表演中就更能表现出“活”的画面感觉，“灵活搭配、因脸画脸、突出形意”才是上党传统脸谱艺术的真正灵魂。在这些运用上，那时候王来运师傅常能达到传神的境界，常常根据演员的脸型，就像中国画写意手法似的，运用脸谱演戏。演员表演时，脸上的图案动感随面部表情肌运动就“活”了，就像一幅会动的画，但整理成纸质“谱”就很难表现出这些效果；上党传统脸谱中女性角色（旦角）脸谱运用比较广泛，小的如破相脸，大的就是二花脸，如阎婆惜、花婆，阴阳脸见小九妹，这些都带有元杂剧的遗风，这都是上党戏剧脸谱的特点。

上党戏的脸谱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无数戏剧前辈们的传承和发展，人物造型独特，图案不断丰富，在谱式上更加多样化，在人物性格上更具个性化，尤其现在，通过大胆改革发展，吸收多个剧中的艺术精华，成为中国戏曲的一支奇葩。

我与脸谱的情结

我跟戏剧可以说是一辈子的缘分，小时候，大概十来岁，村上兴闹红火，有叫“同乐会”“公意会”的私人组织，请上教戏的师傅，一教就是一冬天。我那个时候就很爱唱戏，到后来，就是1949年，我参加了平顺县农民剧团，这一干就是一辈子。我是演员，主攻生角，唱小生和须生，唱戏的时候发现那些花脸的艺术造型好的不得了，他们画上花脸一表演，满脸的花纹就动起来，经常能赢得观众喜爱。生角的表演就没有那么简单，唱功做功都要求很高，扮相正规，做戏要到位才能演好，那时候我就对脸谱有了浓厚的兴趣。

在我印象中，画脸最好就是王来运师傅，他原籍河北省武安县，从小学艺，跟随戏班一路飘泊，20来岁落户在潞城县黄碾，艺名“草灰二花”，主攻二花，扮相很好，在平顺收徒“河东旦”曹忠林，先后住过屯留王八戏班、潞城李家庄落子班，1950年进入潞城红旗剧团，他画的脸大方，粗犷，用色大胆，图案新颖，靠脸谱能赢了戏。文化大革命后，演现代戏比较多，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传统戏才重新上演，这时候我发现，好多的传统戏艺术失传，特别是上党传统的脸谱失传不少，好多戏都用的是其他剧种的脸谱，为此，我就想把上党传统戏剧脸谱收集一下，就又拿出58年我收集的小册子继续整理，期间我曾到各个地方看戏收集，那时候我不会照相、又没有摄像机，就只能边看边记，站到台下看，谱往心里记。在退休的这岁月中，每听说那个地方



唱戏，我就骑上自行车去看戏，比如上党梆子《战宛城》中的曹操，腮上是粉红色，额头中间还有个蝴蝶图案，这是我在平顺县北社乡东禅村看刘喜科演出时收集的。这本戏中曹操的脸上有红颜色是根据剧情需要，剧中曹操调戏张秀他嫂嫂，表示他有花心；还有上党梆子《岐山脚》的赵公明收集于原来的红专剧团，有个师傅叫王二秃演的，在南街剧院演出收的。赵公明在这出戏中的脸是随戏变化的，开始（第2场）脸上只画个大概，铺满白粉，勾眉眼鼻窝，随着剧情发展脸谱也在变化，上一场变一次，基本是由简到繁，先上后下，先中间后两边。第6场，杨戩放哮天犬把他咬伤后，当场口中吐出两颗大獠牙，一直到第13场，燃灯道人将他打伤，嘴外画红色齿边，眼圈着红，口中吐出4颗獠牙，第18场出齐6颗獠牙，印堂着金，演员演出时两颗獠牙约2寸长，还可以在音乐过门中打节拍，4颗獠牙还可以唱，6颗就只能啊啊的喊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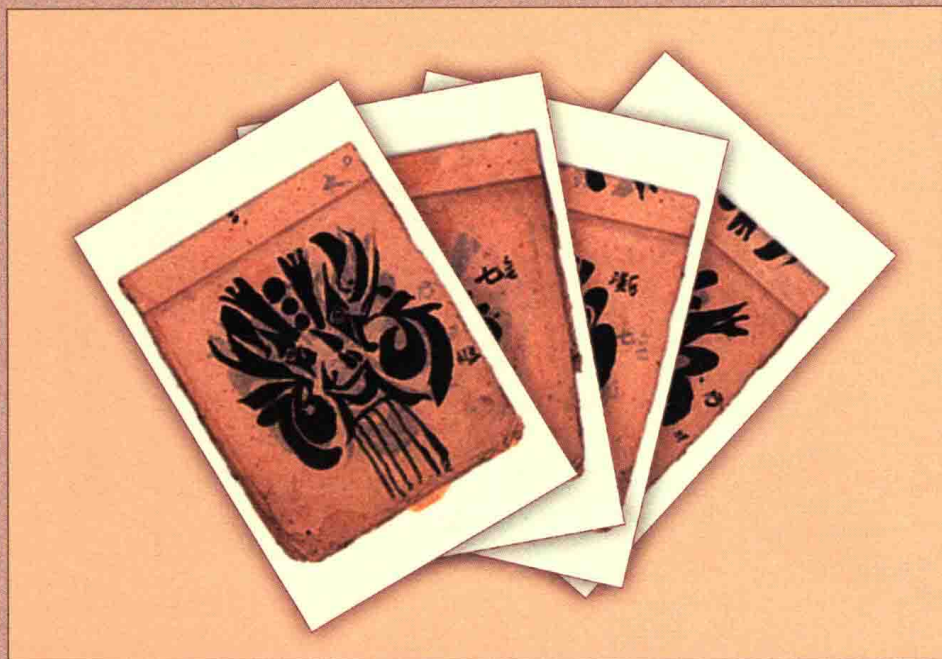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也没有好一点的纸，我就在文化馆找搞美术的同事要点，颜料也是如此。家里人都不理解，都说弄这干甚，又得不上什么报酬，成天净误些瞎工。就这样，我在台下看，戏完后再到台上看，要遇上个有熟人的剧团，有时还能登台唱上一场，说起来辛苦倒也高兴。可就怕遇上下雪天，夜里看完戏回家，到家后就深夜一两点啦。凭着38年来戏剧工作积累的经验，我记性还是很好的，回家就能画下来。这次收集过程中，我还有幸收到王来运师傅在村上教戏时候，村上宋大春花两块大洋请王师傅留下的4幅墨稿，我根据墨稿复原了落子《女忠孝》的叶报、落子《西江池》的牛精、落子《下边庭》的胡丕显、落子《反西唐》的窦玉虎。

经过 20 年的工作，共收集上党传统戏剧脸谱 103 幅，由于我年事已高，还有几幅我也画不到纸上啦。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，我把老艺人们留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又往一起归拢一下，再把它留给下一代，并送上一副对联：“观颜色区分善恶，察眉纹辨别忠奸”，这算我一个文艺老兵对戏曲艺术的一份情感、一份眷恋、一种情结吧！





整理的手稿



1962年的剧照



上党落子《白玉杯》，郭喜成饰严嵩 1962年摄



上党落子《两狼山》，赵根喜饰杨继业，宋彦升饰杨六郎，马德禄饰杨七郎， 1962年摄